

回
归
前
的

枪声

澳门 ■ 邝淡奇

澳门基金会赞助

广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

回归前的枪声

邝淡奇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归前的枪声/邝淡奇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1.7

ISBN 7-80655-267-7

I. 回… II. 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543 号

回归前的枪声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2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莱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9.25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人: 黎小江 责任编辑: 肖 何

责任校对: 山 秦 封面设计: 国 雄

发行专线: 020-83793214 83781097

ISBN 7-80655-267-7/I·32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悲惨遭遇	(1)
第二章	流浪街头	(26)
第三章	家破人亡	(47)
第四章	生死搏斗	(66)
第五章	风云再起	(96)
第六章	老板的死	(135)
第七章	葡国来客	(160)
第八章	万金小姐	(196)
第九章	情的诱惑	(234)
第十章	濠城枪声	(262)

第一章 悲惨遭遇

—

这一天，澳门武术总会负责人宣读了武术比赛结果：太极拳男子组冠军得主是黄金波时，全场马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今年刚到十九岁的黄金波，是澳门江华中学的高班学生。他长得浓眉大眼，高大威猛，当他走上台领奖时，来参加颁奖大会的全体同学，都高声地为他欢呼，欢呼声响成一片。

黄金波的妹妹黄春鸣，坐在李月嫦的身旁，欢呼过后，黄春鸣心里有些紧张，轻轻地对李月嫦说：“嫦姐！应该是到你的了！”

李月嫦比黄春鸣更加紧张，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说：“紧张什么？领奖的不一定是我！”

李月嫦的话音刚落，只见武术总会的负责人宣读：“女子柔道冠军得主，是江华中学的——李月嫦同学！”

李月嫦听了之后，万分高兴的走上台，刚拿了奖杯，就兴高采烈的走到黄金波跟前，紧紧地拥抱着他。

这可把黄金波吓坏了！急忙说：“你——你这是……回去他们会笑我们的！”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是我得意忘形了，请原谅。”李月嫦慌忙松开了抱着黄金波的手，脸上好像是被红红的烈火燃烧着……

二

李月嫦今天特别高兴，在她心目中，可算得上是双喜临门：一是得了女子柔道冠军，二是能够和她朝思梦想的梦中情人一齐领奖，而且能和他拥抱了一下子，虽然想起来有些羞愧，别的同学会说她厚颜无耻，黄金波会对她有些误解……

李月嫦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想做就去做，管他那么多！”

很快就到了家门口，“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李月嫦哼着邓丽君的歌曲，一手拿着奖杯，一手打开了家门，兴冲冲地高叫：“妈妈！妈妈在不在家？”

她本来想告诉妈妈一个好消息，可是，这时才下午四点钟，她妈妈还没有收工回来。

这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三日，也是这一年最闷热的一天。李月嫦很快就把汗水湿透了的校服脱掉，开动了冷气机，躺在沙发椅上，享受着空调机吹来的一阵阵冷风。

“阿嫦，你回来了？”林有锡睡眼朦朦地走出了房间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李月嫦说完，急忙拿起了校服，把只有文胸及内裤的身体盖住。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回来。”

“你跟我妈吵架的时候。”

“哈……”林有锡大笑起来说：“傻丫头，我们两公婆是在耍花枪。”

“耍什么花枪？”

“是开开玩笑，别当是真的。”

“我们不欢迎你！”李月嫦十分认真地说。

“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我是你的爸爸，这是事实。”

“我……”

“这房子是我买的，如果我不是你爸爸，你搬到哪里住？”

“买这房子的时候，我妈妈出的钱比你还要多。”

“别吵了！我们应该和和气气，快快乐乐地过日子。”林有锡一边说，一边走近李月嫦，“别扫兴。”

林有锡正要拥抱李月嫦的时候，李月嫦试用了她的柔道，急忙避开、顺手从林有锡的背后用力一推，“呼”的一声，林有锡不由自主的爬跌在地板上。

“告诉你，今后不许你碰我，如果你敢动一下我，我就跟你拼命！”李月嫦说完，打开了电冰箱，拿出了一瓶她最喜欢喝的可口可乐喝了起来。正当她要走到房间去的时候，却被林有锡叫住。

“阿嫦，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林有锡从地上爬起来说到。

“什么事？你说！”这下子，李月嫦可神气多了。

这时候，林有锡装成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你坐下，我们父女俩慢慢的商量。”

李月嫦大模大样的坐在沙发上，心里有点不耐烦，说：“你说！我叫你快说！”

林有锡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的，去……年我借了朋友一些钱，到现在也没有能力还给他，我这个朋友很有霸气的，他是个大好人，他和我说了，只要你愿意侍候他一个月的时间，我欠他的债就可以一笔销。”

“你说什么？”李月嫦一口气就喝完了那瓶可口可乐。

“他是说，只要你好好的侍候他，我欠他的债就可以……”

“住口！”李月嫦高叫着：“你当我是什么人？”

“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我始终也是当你是我的女儿。”

“放你的狗屁！你……”李月嫦还想说下去，可是突然一阵头昏眼花，不知不觉就倒在沙发上。

“阿嫦，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的，所以，在可口可乐里下了迷晕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是被逼的，不要怪我。”林有锡对着昏迷过去的李月嫦说完，急忙拿起了电话筒，给了丁强一个电话。丁强马上就驾着他的小汽车，来到了大厦的门口停下来，急匆匆的走上了林有锡的家。

“喂！这样好像是不大好吧！”丁强看了看昏迷过去的李月嫦，有点不放心的说。

“有什么好不好，这是你教我的，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到你家。”

“如果她醒了怎么办？”

“你是个大哥，对付一个小姑娘是小小的事，不要说那么多了，如果她妈妈回来，我们的事就办不成了。”

林有锡说完，就急急忙忙的与丁强扶着昏迷了的李月嫦，上了丁强的小汽车，林有锡为了安全，他扶着李月嫦，一齐坐上小汽车的后座，一直把她送到了丁强的家，这才放心离去。

李月嫦今年十九岁，她的亲生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

广东中山人，因此，李月嫦这个混血儿，那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像她的父亲。她那豪爽刚直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如果她头上剪的是短发，在背后看上去更像个男的。可是在正面看，她那雪白的肌肤，轮廓分明、白里透红的脸蛋，在江华中学里，迷倒了不少的男同学。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这一天，幼稚院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举行了联欢会，李月嫦是幼稚院的小舞蹈演员。

这一天，李月嫦的妈妈李影也到幼稚院来看李月嫦的演出。联欢会散后，母女俩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却见到电视机顶上放着李月嫦父亲的一封信，和一张拾万元的支票，自此以后，李月嫦就从来也没有见过她的生父一面。

过了两年，李影结识了林有锡，当时二人情投意合，合资买了一间有八百多呎的房子，于是他们三人，就住进这间房屋里。

最近这两年，李月嫦长大了，林有锡对她起了淫心，经常对李月嫦毛手毛脚，搂搂抱抱的，给李月嫦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李月嫦曾经离家出走过几次，而且认识了一群经常流浪街头的边缘青少年。

三

在这一个月里，丁强曾经想强奸李月嫦，可这个坚强的

姑娘宁死不从，丁强也拿她没有办法。不过，他想：来日方长，我就不相信连个女学生也不能征服。

在这一个月里，李月嫦受尽了丁强的欺凌、侮辱、折磨，在这些日子里，度日如年的李月嫦，泪水已经流干。

今天是她侍候丁强的最后一天，丁强有事外出了。李月嫦乘这个机会，给了黄春鸣一个电话：

“请问是那一位。”是黄春鸣的声音。

李月嫦心里十分激动，在这一个月里，她第一次听到那么亲切的声音。

“我是李月嫦。”

“哎唷！嫦姐，你急死我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到处找你，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的家事，一言难尽。”李月嫦说到这里，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珠。

“嫦姐！你怎样了？”

“没事，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你们了。”

“嫦姐，这一段时间你没有上学，你那一段独舞，梁老师要我代替你跳。”

“那也好，反正我要退学的了！”

“为什么？”

“将来你会知道，不过，我不想太多人知道我的事。”

“嫦姐，我有几个舞蹈动作想跟你学，现在可以找到你吗？”

李月嫦想了一想，“好，你们来吧！和你哥一齐来，现在的我，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黄春鸣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李月嫦没有正面回答黄春鸣的问话，只是告诉了她自己

现在的地址。

李月嫦受了丁强这一个月时间的折磨，这个倔强的姑娘，已经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她是这样想的：现在的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死了算。

在丁强家的大厅内，李月嫦教着黄春鸣的每一个动作，黄春鸣也十分聪明，很快就把整套独舞的动作学完。

她们那青春活泼、豪放、优美的舞姿，看得坐在一旁的黄金波目瞪口呆，他心里在想：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月嫦，真不简单。

这时，最后的一个造型动作做完了，黄金波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叫：“很好，实在是太优美了！李月嫦，你这个多才多艺的小姐，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月嫦不好意思地说：“太过奖了，其实你在去年冒着生命危险和坏人搏斗，救回我们班的江可英同学，还得到校长的表扬，那时候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春鸣，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哥哥，实在是羡慕死我了！可惜——”

黄春鸣开心地笑起来说：“可惜什么？还不快给我哥哥表示爱意！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天生一对。”

李月嫦偷偷地看了黄金波一眼，说：“别说笑了，你就是喜欢拿我来开玩笑！”

黄春鸣一心想撮合哥哥和她的偶像，便走到黄金波跟前：“哥哥！我这个妹妹就十分喜欢她的了，你有什么表示？”

黄金波不好意思地：“别开玩笑！”

这时的黄春鸣看在眼里，笑在心中，她走到李月嫦身边，小口紧贴她的耳朵，轻声地说：“你啊！这是大好的机会，还不快走过去……”

黄春鸣说完，用力将李月嫦推到黄金波那边。黄金波见

了，虽然急忙倒退了两步，但是李月嫦的冲力实在是太大了，刚好冲到黄金波的怀中……

丁强早已经回到他家的门外，听到家中有人在说笑，便悄悄地打开了门，看到了刚才的一切。他看到李月嫦和黄金波紧抱在一起，他怒冲冲地走上前说：“你——你干的好事！”

李月嫦吃了一惊，说：“这……这么快就回来，你不是说要——”

丁强冷冷地笑了笑，说：“想不到吧！”说完，慢慢地走到李月嫦身旁，狠狠地给了李月嫦一个耳光，一脚把李月嫦踢开。

黄金波根本不知道丁强是李月嫦的什么人，急忙走上前推了丁强一下说：“你为什么打人？”这可把丁强气坏了：那来的臭小子，胆敢动我？他一手抓住黄金波的衣领，怒气冲冲地说：“这是我的家！”指了指李月嫦：“她是我的人，你这个臭小子，就算是我打死了她，你也管不了！”

丁强说完，一拳把黄金波打倒，走上前还要继续打，但是黄金波早有准备，待他走近，用力一脚把他踢得老远。

丁强老羞成怒，正要发作的时候，却被李月嫦挡住，她已经受够了丁强的气，这正是发泄的时候，说：“不许打！如果再打，我就和你拼命！”李月嫦作出要打的姿势。

见到李月嫦如此的帮着黄金波，丁强更是火上加油，咬牙切齿地说：“你——果然是个贱人！”用手推了推李月嫦：“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只不过是我的女……女佣！我知道，今天是一个月限期的最后一天！”

丁强冷笑一声，走到黄金波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臭小子，她是一只最凶的母老虎，对她！我已经一点点——小

小的兴趣也没有，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把她让给你！”

李月嫦听了，差一点给丁强的一段说话气晕了，怒冲冲地给了他一个耳光，说：“无耻！”啪！的一声又一个耳光：“下流！”

“你胆敢打我！”丁强左手抓住李月嫦的头发，右手不停地打在她的脸上。

“停手！”黄春鸣在丁强的背后一手抓住他的头发，一边捶打着他，说：“你不是人！”

丁强放开了李月嫦，推了一下黄春鸣，嘻皮笑脸地说：“你说得对！我就不是人！我就是魔鬼。我就是喜欢玩她，下一个可能会是你！”

黄金波看到他那嘻皮笑脸的样子，更是狰狞可恶，早已忍不住，怒冲冲地走上前去，拳脚交加的打在丁强的脸上。

丁强被打倒在地上，他万万想不到黄金波会有这么厉害的拳脚，来不及抹去嘴上与鼻子一齐流出来的血，狼狈地抽出了手枪，就要向黄金波开枪。黄金波急忙躲避，李月嫦冲过去，将丁强手中的枪抬高，说：“大狼狗！打死了人，你要坐一辈子的牢！”

“我丁强天不怕，地不怕，还会怕坐牢！今天我就是要打死他！”丁强说完，像是发了狂似的又要开枪，李月嫦死命的顶住他的枪：“你们快走！他是一只大狼狗！没有人性的，快走！”

黄春鸣高声叫着：“嫦姐！你怎么办？”

“我不怕他，我没事的，你们快走！”听到李月嫦这么说，黄金波、黄春鸣二人慌忙走出，回到家里去了。

李月嫦见黄春鸣兄妹已走，松了一口气，放开了丁强的

枪，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地上，呆若木鸡，她想：丁强绝对不会就此罢休，我该怎么办？

“哼！你这个贱人！为了一个臭小子，胆敢跟我作对？今天最后一天，如果不能征服你，我就不叫丁强！把脸向着我！”丁强一边挥舞着手枪，一边说。

李月嫦马上转过身来，呆呆地面向着丁强，慢慢地说：“你开枪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给我跪下！”

李月嫦心里在想：好汉不吃眼前亏，总有一天我要剥你皮，拆你的骨头。想到这里，只好乖乖地跪下。

“给我磕头！”

李月嫦慌忙磕了一下头。想到自己这一生的遭遇，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刚才你做得对不对？”

“不对！”李月嫦还在哭着说。

“那你就要磕一下头，说一声不是！”

李月嫦一边磕着头，一边哭着说：“强哥，刚才是我的错，请你饶恕我吧！”

丁强的嘴角向上动了一下，冷冷地说：“哼，就这样放过你？太便宜你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在想，今天最后一天，但求平安无事地过去，对不对？”

听到丁强这样地问，李月嫦心中又惊又怕，她怕丁强又要什么花样，生怕今天不能脱离他的魔掌。

“我说得对不对？”丁强又问。

李月嫦急忙说：“对！”

“我会就这样放过你吗？”

李月嫦放声哭了起来：“我——我不知道。”

“不许哭！抬起头看着我！”

李月嫦乖乖地抬高了头，她希望顺从着他，会对她好一点，那知他却拿出手枪，指了一下李月嫦的胸口说：“我要你笑，快笑给我看！”

这时的李月嫦还在哭着，在丁强的淫威压迫下，她万般无奈的强装出笑容，可是，她怎样也笑不出来，说：“我笑不了。”

“我就是要你笑！”

可怜的李月嫦，只有用着全身气力，硬着头皮张开了口，强作十分难看的笑容，脸向着丁强。

丁强见到她那装作出来的十分难看的笑，高兴得大笑起来：“哈……自作自受，叫你贱人一点都没有错。”

“我是贱人，如果不是贱人，就不用陪你一个月。三十天的时间我是怎样过的，你最清楚。不过，你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就是自由人。”

丁强冷笑一声：“哼！你也不要忘记，合约中写明的，在这三十天内，不许跟任何的男子有关系！”

“我跟他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谁相信你！为什么他们会找到这里来！你知道吗？”丁强恨得咬牙切齿地叫着：“这是我家——”

“我们都是同学，他妹妹来找我教她跳舞都不行吗？”

“你胆敢顶嘴？”

“我是讲道理。”

丁强狠命地给了李月嫦两个耳光说：“我亲眼看到你们俩搂抱在一起，还说要和我讲道理？”

李月嫦摸了一下耳朵，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我真的是教他妹妹跳舞的。”

丁强这个人习惯了喜怒无常，这时候他听到李月嫦这么说，突然间他“哈哈”的大笑起来说：“我差点忘记了，你是学校出色的舞蹈演员，来……你快给我站起来，站起来！”

丁强装作十分热情的样子，拖着跪在地下的李月嫦站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李月嫦不知道丁强又要耍什么花招，慌失失的倒退了两步。

“我要你跳舞给我看。”

“这……”

“我是说，要你跳脱衣舞，把你的衣服给我全都脱光！”丁强说完，得意洋洋地在办公桌上，拿出了照相机，作出了要给她拍照的姿态。

李月嫦见了，急忙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怎样？”

“我想——我想你让我拍照留念留念！”

李月嫦听了，大惊失色，心里在想：如果给丁强这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拍了裸体相，他这个人是什么坏事都会做出来的。到时我就会永远不得翻身，永远也抬不起头来做人。“不行，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答应你！”她十分坚定地说。

丁强的手枪在他的食指中转了一个圈，枪口对住李月嫦的脑袋，慢吞吞地说：“你敢不听我的吗？”

李月嫦此时，已经是完全绝望了。她咬咬牙，冷冷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你不要再逼我！”

丁强怒气冲冲地说：“你敢吓唬我？我就是要你脱！你敢不听？快脱！”

李月嫦还是站着不动，她已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听他的。

“你不脱，我来帮你！”丁强说完，放下了照相机，一下子把李月嫦的外衣脱去，正要继续动手的时候，李月嫦一拳

把丁强的手枪打掉，跟着便发了狂似的给他一顿拳脚。

丁强的血从鼻子、嘴角上流出，“呼！”的一声倒在地板上。

真是天不从人愿，丁强刚好倒在掉下了的手枪旁边。

李月嫦正要飞扑去捣去手枪的时候，可惜已经迟了，丁强一手拿起手枪，向天花板开了两枪。跟着枪口对准李月嫦说：“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你！”

李月嫦倒退了几步，不知如何是好，结果还是被他制服了。

四

黄春鸣、黄金波兄妹俩回到家中，刚才所发生的事，使他们不能安静下来。

黄春鸣急得坐立不安，在客厅里来回的走动，像是热锅中的蚂蚁，不停的蹦跳着。

黄金波愁眉苦脸的坐在沙发上，不知如何是好。

黄春鸣走到哥哥身边坐下说：“她现在不知被那魔鬼折磨成怎样了。都是我们害了她！我们不该走出来的。”

黄春鸣望着他的哥哥，她像是有一点怪责他的样子。

“别这样看着我，是你先走，我是跟着你跑出来的。”黄金波好像也有一点怪责黄春鸣。

“我们都不该……唉！现在该怎么办？”

“报警！”